

武汉营研习心得报告

王漢東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

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“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——荆楚文化”于2017年8月23日圆满结束，该营主要分为学者演讲授课、田野考察、学员小组讨论与大组汇报等内容，回想12天的学习与交流，我所获得的心得主要有以下三点，以飨读者，不足之处还望武汉营的教员、学员们批评指正。

第一，学术需要传承。通过武汉营，我近距离的感受到了学术前辈、大家们浑厚的功力、渊博的知识、高尚的学术追求与涵养，比如郑振满老师、王汎森老师、王明珂老师、陈伟老师、李孝悌老师等。我的学术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，因此我曾认真拜读过郑振满老师的著作与论文，其他老师的名字也如雷贯耳，私下也翻读、了解这些老师的学术研究。我坐在台下听这些老师们的授课，荣幸至极，且在授课的过程中，我深刻感受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，他们将自身的学术知识、方法、品德与精神传授给我们，而这些无疑将会影响我以后的科研路程，这便是学术传承。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，武汉营深受郑振满老师“进村找庙、进庙找碑、读碑析事”研究路径的影响，以致我们第三小组乃至全营都是在读碑、抄碑、理解碑刻，然后讨论汇报，这也是传承。我想，我们在以后的田野考察过程中，势必会寻找碑刻资料。这种研究路径将会渗透到我的血肉中。

第二，学术需要交流。武汉营的目的就是提供交流的平台，邀请各位大家、学者授课，内容也包括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考古、艺术等，提供交流的机会，录取营员时有考虑不同专业、方向，以达到促使两岸文史哲不同方向的博士生与青年教师进行深入交流。在课程结束后，我在思考，学术需要不同学科、智慧进行对话与碰撞，这点至关重要。我们熟悉本方向、专业的知识，囿于学科的研究范式，而失去对事物它方面的立体感知。一个学者的学术知名度，不仅在于对自身学科的深入了解，而且与对其相关专业的涉猎与研究。其一是因为文史哲本为一体，我们人为的将其分为不同的领域，而陷入狭隘的领域中。其二是因为其他学科为该学科提供了新的视角、新的启发，以更加立体的方式认识事物，感知世界。最好的例子也就是“华南学派”，这种历史人类学新学科的出现，学术交流共同体的存在，使得华南学派学术研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。

第三，学术需要考证。针对老师们的授课、田野考察，研习营设有小组讨论、

大组汇报，以求碰撞出新的知识与方法。但是囿于我们知识的狭隘，我们在讨论汇报的时候，我们总是陷入一种问题未解决，而重新提出新的问题的方式，制造出又新的问题，或者给予一种方法论上的推测，而没有实质的解决问题，甚至有的学生为了问问题而提出问题。对于所提问题，鲜有学生能够给予回应，或者只是提供了解表层现象的研究方法。学术，不仅仅是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，而更要有考证问题的能力，给予合理的解释与答案。这也让我想起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，虽说“史无定法”，但是史学基于史料学，一份材料一份话，武汉营能够给予问题的解释与力求求证于答案的学生尚少。另外一点，让我深受启发的是，对于一个史学研究者，解读史料的能力比阐述理论的能力更为重要，解读材料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。不过，武汉营提供老师、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的平台、目的显然已经达到，如果武汉营给你下一个定义：什么是“荆楚文化”亦或“荆楚文化”的概念是某某某，那么让我们寻知“荆楚文化”的宗旨便失去了意义。

最后，感谢有你！感谢所有研习营的各位老师、同学、会务工作者和我的第三小组。因为有你，武汉营才精彩！在这里道一声珍重，青山不改、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祝好！